

奋斗在这片戈壁滩上

樊俊利

逐梦

烟,缺水少菜。半个月才能洗一次澡,用的还是碱性强的地下水,洗完头发直挺挺,像打了发胶。手机没信号、没网络,几乎与外界隔绝。

有一年,新疆遭遇几十年不遇的极寒天气,零下30摄氏度的气温一连持续20多天。井口频繁出现卡泵故障,要解决故障,需要24小时不间断作业。杨国华在现场指挥,几乎天天站在外面。严寒中,羊皮棉袄像一层厚纸,棉工鞋冻成了板子。他冻得牙齿上下咯咯哒哒打架,只能不停地来回溜达,不然可能会冻僵。就这样一直忙活了两个多月。

日子在一阵缓一阵急的风中悄悄逝去。到今天,杨国华来新疆已经有10多年了。

一提起家,他沉默了:“其实,特别盼着回家,天天看日历,翻着翻着情不自禁掉眼泪……”亲情是一根扯不断的橡皮筋,越远拉力越大。有一年他去新疆,离家7个多月,回家前激动得一天一夜没合眼。

“儿子,过来,爸爸抱抱!”刚跨人家门,他就对一岁多的小儿子激动地喊着。然而,孩子却远远地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他。

杨国华有两个儿子,大儿子今年17岁,小儿子5岁。他从手机上找到一张小儿子画的画给我看:歪歪斜斜的笔迹,好像画的是座机场,有飞机,有汽车。大概是盼着爸爸坐着飞机早日归来哩。

然而,杨国华在家待得稍久一点,又不适应了。他习惯了战风斗雪的日子,休息时反而有些无所适从,脑子里想的总是岗位的事,有好几次都是提前返岗。现在,他又10个多月没有回家了。

越野车在路上颠簸了20多分钟,远远看到茫茫戈壁滩上孤零零坐着几栋板房,这便是苏1—2小站了。

听到动静,一位黑瘦干练的红衣男子走了出来,他就是站长刘才伟。

“其实,当初我是被‘骗’来的。”说起过去,刘才伟爽朗地笑了起来。

湛蓝的天空、悠闲的白云、翱翔的雄鹰、挺立的胡杨……当年,刘才伟收到朋友从新疆发来的照片后,无比盼望着到戈壁大漠,痛痛快快地干一场!2019年1月,刘才伟终于梦想成真。

但很快,这些美丽的画面就在现实的风霜雪中“褪色”了。

10月份,冬天就急不可耐地光临。室外的低温冻得人骨头疼痛麻木;几十厘米厚的白雪堵塞了道路;输油管线、闸门时常被冻裂,用斧头劈柴,斧头也脆

裂;因采购困难,上一顿吃的是土豆、圆葱,下一顿吃的是圆葱、土豆,吃得人直反胃……

熬过最不适应的那段时光,刘才伟的心才逐渐平稳下来,像一棵胡杨扎下了根。闲下来的时候,他爱在戈壁滩上转悠,淘到一些戈壁玉。这些色彩艳丽、晶莹剔透的石头,风拽不走,雪埋不住,在一片蛮荒的大地上执着地閃閃发光。刘才伟从戈壁玉身上读懂了许多。

刘才伟主动要求来到最偏远的苏1—2小站,担任了站长。全站4名职工两班倒,平时就两个人在站上,一人睡觉一人值班。他们管理着4口油井,开着一辆电动三轮车,两小时巡一次井。这里手机信号弱,电视节目也很少收到。实在无聊,他从家里带来一只花猫,成为相依相伴的伙伴。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,这里天亮得晚,6点还是一片漆黑。脸来不及洗一把,他就赶往井场装罐,开闸放油后,一直在站台上盯着,一不小心会冒罐呢。

戈壁滩有一种吸血的蜱虫,毒性很强。刘才伟有着丰富的“斗争”经验:左腿肚子一阵痛,撩起裤腿一看,一只蜱虫的头部已钻了进去,腿上淌着一行鲜血。他拿起烟头使劲一按,一缕青烟伴着“刺刺”声飘起,一股浓浓的焦味,痛得他把嘴唇咬出了血印。蜱虫退了回来,他赶紧涂了点牙膏。随后,他把烫出蜱虫的经验发到朋友圈。

“呃——呃——”那天,刘才伟在板房里,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种奇怪的声音。竟是一只狐狸!深棕色的毛皮,尾巴又粗又长。小家伙眼睛里满是可怜,似乎是饿了,想讨点吃的。刘才伟扔出一个鸡蛋,狐狸扑上去一阵狼吞虎咽。又送过去一个馒头,摆下一杯水。吃饱喝足之后,狐狸回过头来,对着他叫了两声,好像是表示感谢,然后从铁丝网的洞口钻了出去。

从此,刘才伟与这只狐狸交上了朋友。“呃——呃——”他站在小站的铁丝网前呼唤,这是他与那只狐狸接头的暗号。不一会儿,狐狸就蹦蹦跳跳地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上班与抽油机“拉呱”,闲下来与狐狸“约会”,刘才伟学会了与孤独相处。

美丽的天山景色让人心醉。刘才伟喜欢上了摄影,每天转上十几公里,拍朝阳、摄夕阳。那次回家,他买了单反相机和镜头,最近还打算购置无人机哩。

三

在基地的会议室里,我见到了一位高个子、身穿红工服的女子。

“来新疆真的值了!看到产量越来越

越高,我特有成就感!”49岁的张新红快言快语,有股不服输的劲头。她第一次见到我们,并不拘束,谈笑间神采奕奕。

她丈夫早年来到新疆,担任前线生产调度员。孩子一考上大学,张新红就随112名“娘子军”来到新疆,成为井队的一名资料员。春风油田第一次有了女职工。红柳花开,映红了戈壁滩。

当时,她们租民房住,9个人住一套房子。陌生的环境,完全不一样的生活,令张新红一时很不适应。她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,时间一长,竟患了抑郁症。一个月后,她又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,疼得直不起腰来,精神恍惚,整个人瘦了一圈。实在没办法,她吃了止痛药,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回到家里。

没想到,一同来的百十来号女同伴,就自己一人“吃了败仗”撤了下来,张新红打心眼里感到憋屈。躺了两个月,没有一丝好转的迹象,脸色蜡黄,眼神发直。

母亲流着泪劝张新红回去。母女连心,她知道女儿的心还留在戈壁滩上。管理区书记也在劝:“早点回来吧,咱们这个大家庭需要你呢。”当张新红又回到管理区时,同事买来水果和药物,还搬进她的宿舍陪伴她。半个月过去,她能熟睡了;一个月过去,她脸色红润了,双目有神了,甚至恢复了当年体育健将的风采,能打球了!

张新红特别珍惜戈壁大家庭的氛围,因为这里有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。

为了回家照看老人,张新红和丈夫错开轮休时间,你来我往。两口子虽然近在咫尺,却很少能够团聚。那天,丈夫刚从东营返回乌鲁木齐机场,张新红恰好也在登机楼准备登机。“嗨,我在这呢!”丈夫隔着宽大的玻璃窗向她招手,张新红却没看到,还在瞪大眼睛四处搜寻。丈夫只好掏出了电话,夫妻俩隔窗相望,挥手致意,在电话里互相嘱咐了两句,又匆匆作别……

那年刚过完春节,张新红接到弟弟的电话:父亲因病去世。当时她已来不及见父亲最后一面。张新红强忍悲痛,太阳下山后,一个人走到一棵高高的红柳下,双膝跪地……夜色深沉,她轻声唱起了那首父亲喜欢的歌曲:“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,头戴铝盔走天涯……”

离开戈壁的时候,我禁不住几步一回头,挥挥手,想要带走几片云彩。

哦,原来我也爱上了这片戈壁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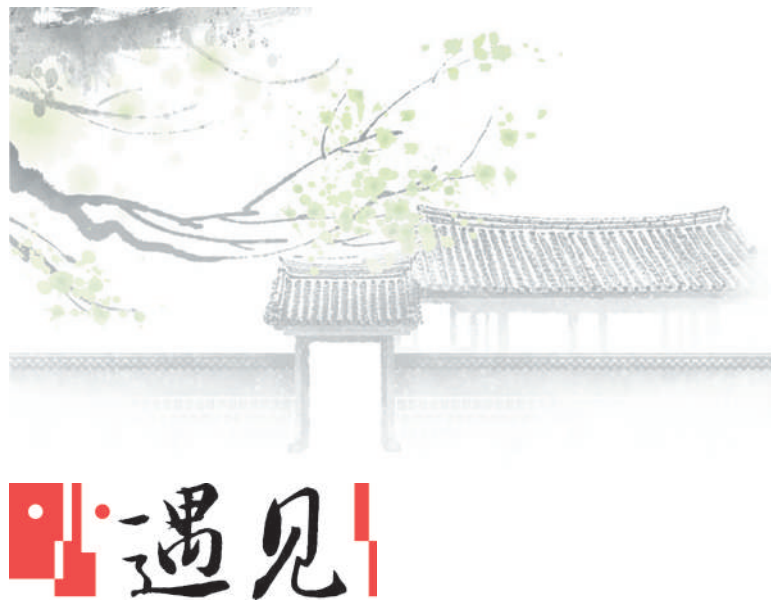
题为新春公司位于准噶尔盆地的井组。

王国立
制图:张丹峰

安康水电站建成蓄水,成就了泱泱瀛湖,也让湖里的水花以另一种方式在更远的地方怒放。机房里,水滴汇聚在一起,推拉着,碰撞着,激越着,在巨大的落差中完成一次转换。沿着架设在空中的电线,瀛湖水的力量翻过秦岭,越过巴山,在点亮千家万户的同时,也送去来自安康的祝福和问候。更为盛大的场景是,瀛湖还是一个四面群山簇起的大水缸。被大自然选育出的一方甘甜,沿着南水北上的水路,滋养着北方的城市。在广袤的华北平原,在拧开水龙头的那一瞬间,眼前是一团团闪耀的水花,是叮咚作响的清流。

春去春来,年年岁岁,瀛湖水波芬芳,花期如约而至。繁花似锦的湖面,是晶莹的水花,是岸边的山花,是百姓幸福的笑靥如花。瀛湖花开,开在近处,也开在远方,开在大地,也开在天际。

安康水电站建成蓄水,成就了泱泱瀛湖,也让湖里的水花以另一种方式在更远的地方怒放。机房里,水滴汇聚在一起,推拉着,碰撞着,激越着,在巨大的落差中完成一次转换。沿着架设在空中的电线,瀛湖水的力量翻过秦岭,越过巴山,在点亮千家万户的同时,也送去来自安康的祝福和问候。更为盛大的场景是,瀛湖还是一个四面群山簇起的大水缸。被大自然选育出的一方甘甜,沿着南水北上的水路,滋养着北方的城市。在广袤的华北平原,在拧开水龙头的那一瞬间,眼前是一团团闪耀的水花,是叮咚作响的清流。



我与一瓣桃花共同敲响了李老

爷的院门。

这是地处龙泉山以东的成都市金堂县又新镇。红砖砌墙、铁皮屋顶的几间屋舍里,养着上百只黑山羊。头顶几朵桃花迎风飘落,要为孕育的果实腾挪位置,其中一瓣正好撞在我叩击的铁门上。

人们自古对种植桃树情有独钟。时至今日,每年春天,桃花总是一束束、一簇簇怒放,像倒春寒里人们迫切需要的一团团璀璨的火焰,熊熊燃烧在又新镇的山野院前。

李老爹抱着一捆野草走出来,他知道我又想看那些羊。那些野草刚从山坡割回来,叶片干枯泛黄,茎端新鲜的刀口却有莹莹绿意。它们顺势躺在食槽里,羊儿们便发出绵软的叫声,斜着脑袋认真咀嚼每一根野草。野草实在太长,羊舌头努力地不停伸卷。

“这么长的草,吃着不容易啊。”

“人懒得动,会长一身泡泡肉。羊也一样,得让它们多动身子。”李老爹把羊甩在地上的草捡起来,抛回槽里。

大羊、小羊和种羊住在不同的羊圈,羊圈底部由木架支撑,上面又分隔成许多小圈。每个圈的角落都安装了水龙头,像输液管似的缓慢滴着自来水,供羊慢慢饮用。风从没有封口的屋顶和高墙渗进来,更添凉意。羊舍如此建造,既利于采光,也有益通风。羊圈上方,还挂着许多大型电风扇,为羊们消暑。

“养羊不容易,上百张嘴张口要吃的,是顶大工程。”一只山羊刚刚长出直挺的犄角,李老爹摸着羊油光滑亮的皮毛,笑着说,“我有个孙女,前几年回来时,总说这是爷爷的家,不是我的家。”那笑容里分明有一丝感伤。

“养牲畜的味道很大,小娃娃不喜欢也正常。其实羊喜欢干净。这圈里的粪隔天我就会清理。”他拿起一根长铲翻向圈底,出来的全是一粒粒“黑弹珠”。这些羊粪是天然的有机肥,李老爹用它种植了许多有机蔬菜。

羊耳上的那些号牌,既是羊的编号,也是打过疫苗的标记。我正翻看号牌时,大妈从院门外端进来一盆洗好的红薯。在又新镇的村子,每隔几块田地就有一处清亮的池塘,虽说家家通了自来水,许多老人还是习惯在池塘里涮洗蔬果。为了节省梳洗时间,自从家里开始养羊后,大妈就剪了一个短发。李老爹负责喂羊、铲粪、销售,大妈负责割草种菜、烧饭洗碗。

“您和大妈很浪漫啊,你耕田来我浇园。”

“啥子浪漫嘛,把儿女养大,再把自己养活,不给他们留负担。”

李老爹怎么会是负担呢?他是村上的养殖大户,是被表扬的典型。他和大妈每年的劳动收入,并不比在城里工作的儿子少。

李老爹喜欢看新闻,对政策很熟悉。前几年,他在村上建起羊舍,养起了黑山羊。从几只到十几只、上百只,从买小羊到自己培育小羊,再把羊种卖给别人,李老爹已经从简单的卖羊肉赚钱,扩展到了卖羊种赚钱。他买别人的羊种时,养着养着就死掉不少,于是翻书查资料,

李老爹喜欢看新闻,对政策很熟悉。前几年,他在村上建起羊舍,养起了黑山羊。从几只到十几只、上百只,从买小羊到自己培育小羊,再把羊种卖给别人,李老爹已经从简单的卖羊肉赚钱,扩展到了卖羊种赚钱。他买别人的羊种时,养着养着就死掉不少,于是翻书查资料,

爷爷是个老羊倌

陈美桥

去牲畜公司咨询专业人员,最终通过把好每个关键环节,成功培育出了优质羊种。

李老爹的手机响了。他并不急着接电话,而是先从裤兜里掏出电话簿翻看,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电话号码、姓名和业务诉求。

“一般来说,记录过的电话号码我才会接。没法子,找我的人太多了!”

李老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,将一只手指到我面前:“闻闻看,是什么味儿?”

“乡村味道。”刚刚我抚摸一只小羊后,手上也残留着这种特殊的味道。

“闻惯了,就喜欢上了。”李老爹笑着说,“我觉得这种气味让人心里踏实。”

我们来到靠近山坡的最后一个羊舍,他为我打开了后门。漫山遍野的桃花如锦纱凌空,成片的绸光随着夕阳弹到他黝黑的脸上。“这片桃林,是我为孙女栽的,今年终于开花了。我要让她知道农村还有满山的花香。”

李老爹留我吃晚饭。其中一道菜是另一位大爷端来的羊肉。

“尝尝我们的金堂黑山羊。今天刘大爷的羊肉卖了个好价钱,特意留了一块煮给我们尝尝。”李老爹将一块羊肉蘸汁后,夹到我碗里。羊肉只是简单煮过,我一尝,满口鲜香。

刘大爷是在李老爹的劝说下开始养羊的。他年龄大了,不再适合下地干活,转而养羊,虽然养的不多,但也能够补贴一些家用,不给儿女们添负担,自己也活得舒心。

“人啊,身体变老,心劲儿不能老。趁还能动的时候,要活出自己的志气。”李老爹对刘大爷这样说。

离开又新镇后的一个周末夜晚,李老爹从微信上发来两张图片。一张是他孙女儿在桃花下粉嫩的笑容,另一张是她孙女儿的画:桃花下,老农和女孩同时抚着黑山羊的脑袋。画的右上方,端端正正写着画名:爷爷是个老羊倌。

